

籀

經

堂

類

彙

籍經堂類藁卷第十六

晉江陳慶鏞頌南撰

書

復劉寬父侍御位坦書

寬父閣下辱書示所得深慰帖屬查林緯乾先生事蹟及世系擢第年分家久歲月載更迭葛未及裁覆蠢愚疎懶乞恕乞恕近投閒抵散適收書檢架上策并從友人假何鏡山喬遠聞書載藻為莆人字緯乾曾祖元泰瀛州刺史祖萬寵饒陽太守父披臨汀郡曹掾遷蘇州別駕贈睦州刺史子九人葦藻著薦牒蘊蒙邁旣官皆御史司馬長史

藻少與歐陽詹刻意攻文貞元七年省試合浦還珠賦藁成假寐夢見人語曰何不叙珠去來寤援筆修之曰珠之去也山無色兮氣霧冥冥海無光兮空水浩浩珠之來也川有媚兮祥風習習地有潤兮生物振振及擢第主司杜黃裳曰叙珠去來有神助邪莆田擢第自藻始官至殿中御史閩之登第始自藻而昌黎韓公謂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與此不同何也唐人多指鄉貢為舉進士觀愈自言云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愈登第實在貞元八年與詹同榜而云三年舉進士者蓋指鄉貢而言也歐陽詹有所恨詩引亦云余待試京師六年然則詹舉鄉貢並

在貞元三年藻雖後詹舉鄉貢而登第先詹一載則自當以藻為始而其實間之進士並不始於詹藻先是長溪薛令之舉中宗神龍二年進士唯後幾八千年無一與鄉貢故論舉進士自詹始而登第則自藻始九牧之數說亦互異陳氏直齋書錄解題云謐父為蘇州別駕有子九人世號九牧林氏說與閩書同而以謐所為父墓碑攷之八子為刺史司馬其一號處士是九牧并其父披數之而邵州集及睦州府君碑不言及處士而為刺史司馬者乃九子其季曰福唐刺史範則何氏陳氏所傳聞異與宋李俊甫蒲陽比事云唐林披一作丕字茂則一字茂彥子九人曰

董曰藻曰著曰薦曰薩曰蘊曰蒙曰邁或作與曰旣俱為刺史號九牧林家或云旣為處士許其父號九牧俊甫自據閩中名士傳林氏續慶圖各書為言而于九牧之名迄無定論及明林俊見素文集九牧公贊云福唐公旣睦州第九子號四明處士初調京兆參軍春秋博士累遷福唐刺史則號處士者卽刺史旣是九子皆為刺史俊為披裔孫有文名數典當不忘其祖然有疑者福唐本萬安縣今為福清地唐名縣不名州舊唐書地理志唐書地理志唐會要淳熙三山志皆言天寶元年改萬安縣為福唐開元間置福州都督府領福泉建漳潮五州後以漳潮歸嶺南

為福泉建汀四州上元初為建汀劍漳泉福六州元和郡
縣志福建觀察使管州五為福建泉州漳汀無福唐州焉得
有福唐刺史抑宋時文人多指福州為福唐福唐刺史其
福州刺史與姑存之以蓋閩藻弟蘊字復夢見唐書及黃
仲昭八閩通志諸傳記或作夢復非林大鼐編年紀略云
蘊小字已奴八閩通志云蘊號赤松皆唐書所未及載元
和姓纂蘊為江州判官兼監察黃滔集蘊為水部員外郎
林俊纂蘊文云唐忠臣邵州刺史故世稱蘊為邵州其遺
文有上宰相書三諭橫海將士一泉山銘一睦州刺史府
君神道碑文一宗譜序一續慶圖一答顏太守詩一遇秦

松嶺詩一惟三書見唐書及唐文粹其餘皆散在他處至
緯乾遺文更不可得鄭樵通志藝文略直齋書錄解題皆
謂有文集然其書無存矣近世鄉人福鼎王君東嵐從趙
茂才文叔乞得邵州遺集并摭拾緯乾文字附為一書而
深慰帖未之見其手蹟更難乎其難今得之間下豈非神
物呵護有所待而出耶便中乞將全文抄錄一分以為集
中補遺幸甚幸甚天寒唯珍重弗宣

答李子迪檢討光彥書

子迪閣下日前承問等韻雙聲之學未及詳說竊以吾儒
治書著之語言不若筆之文字所考尤實今卽以鄙見所

及并敷引前說爲吾子訂商焉反切之學始于唐神珙其
實公羊傳有內言外言疾言徐言之讀已爲反切權輿孫
叔然注爾雅音義是漢末人已作反語珙法以三十六字
爲其母以每一母之第一字爲其兄上字定位者以母統
子之理下字取音者以弟從兄之義上字固重下字尤嚴
由子得母因兄識弟隨字成音隨音得字如古紅切公字
卽古字知爲見母之子卽紅字知爲宮音之字則反覆其
詞曰古紅古公一展轉卽得本音之字晁公武讀書志曰
切韻者上字爲切下字爲韻三十六字母分脣齒牙舌喉
見溪羣疑爲喉爲宮端透定泥爲舌爲徵邦滂並明爲脣

為羽精清從心邪為牙為角照穿床審禪為齒為商其序由喉而出而次以舌以脣又返而為牙為齒也再次則為二音之合而曉匣影喻之為喉牙合以合宮角也非敷奉徵之為脣齒合以合商羽也來之為喉舌合以合宮徵日之為齒牙合以合商角皆有自然之序存焉玉篇載四十五字母東方喉聲何我剛鄂訶可康各西方舌聲丁的定泥寢亭聽麻南方齒聲詩失之食止示勝識北方脣聲邦龍剝電北墨明邈中央牙聲更硬牙格行幸富客所傳與三十六字唯定泥邦三字同耳而其餘皆異則知取音亦不必一定其字然非審母無以得位非定音無以取聲則實

有不可易之道也雙聲疊韻之說廣韻卷首論云切韻者
紐以雙聲疊韻如東得紅切東得為雙聲東紅為疊韻支
章移反支章為雙聲支移為疊韻其于言詞所涉矢口而
得闕雖一詩參差雙聲也窈窕疊韻也由是言之同母為
雙聲同音為疊韻其說甚明今以五音圖考之宮一圖正
反居隆宮言居隆切乃宮字也到反宮間居言宮間切乃
居字也正疊韻居間言居與間皆魚韻字也傍疊韻宮隆
言宮與隆皆東韻字也正到雙聲居宮言居與宮皆同見
母字也傍到雙聲間隆言間與隆皆來母字也商一圖正
反書陽商言書陽切乃商字也到反商余書言商余切乃

書字也正疊韻書余言書與余皆魚韻字也傍疊韻徵里
言徵與里皆紙韻字也正到雙聲書商言書與商皆審母
字也傍到雙聲余陽言余興陽皆喻母字也角一圖正反
古岳角言古岳切乃角字也到反角伍古言角伍切乃古
字也正疊韻古伍言古與伍皆麌韻字也傍到疊韻角岳
言角與岳皆覺韻字也正到雙聲古角言古與角皆見母
字也傍到雙聲伍岳言伍與岳皆疑母字也徵一圖正反
陟里切乃徵字也到反徵力陟言徵字也傍疊韻徵里言徵與里皆
韻陟方言陟與力皆職韻字也傍疊韻徵里言徵與里皆
紙韻字也正到雙聲陟徵言陟與徵皆照母字也傍到雙

聲力里言力與里皆來母字也羽一圖正反于矩羽言于
矩切乃羽字也到反羽俱于言羽俱切乃于字也正疊韻
于俱言于與俱皆虞韻字也傍疊韻羽矩言羽與矩皆虞
韻字也正到雙聲于羽言于與羽皆喻母字也傍到雙聲
俱矩言俱與矩皆見母字也以此推之十無一錯錢官詹
謂自有文字卽有聲韻虞延賡歌股肱叢脞卽雙聲之始
吾友王菜友曰雙聲疊韻如茨疾黎也茨疾雙聲茨黎疊
韻之于諸也_此聲諸于疊韻此最易辨唯人名物名
往往有不知其疊韻者為人名如伊尹慕母王育譚長物
名如蟠螭唐犀鱗鏘駒駘駘離嬰奠莖藉諸蔗詹諸鼴龜

其為為事而言者如饁饁駕欺詭煦婁瀆叢斲斐婆
趨隲騎區其為形容之詞如蔽額顑頷軫耽悒惄拘覩
謔諧誓讐譎委隨咄歟婆娘媿化惟軟脣顧顙譎
趨屏遲安羅埃臂唯隗峯危岑崟巖翠焦曉蜃巖暫礮
晶晶蹲銀鍾透迤敂隈瀼瀼莽沈淥沛瀼瀼渟漪漣輝威
葦弁字披麗靡纓綢終檣施旛旛旛縣从蹇寡寘杳窻
突駕宵萃嶽捷業鉏鋤蠻駁駁獮磼磼鱗鱗鱗
闌此皆疊韻之可考者也雙聲同母疊韻同音同母以定
位卽見漢羣疑之位同韻以審音卽宮商角徵羽之音其
說易曉無庸致惑又承問東冬何以分為二支脂之何以

分為三竊惟韻同而部分者不獨東冬支脂之為然蓋韻部有一部一音者有二音四音者一音之部九曰江魚蕭肴侵覃鹽咸二音之部十有六曰東冬支微齊虞灰真文寒刪先歌青尤四音之部五曰元麻陽庚蒸其音同而部分者如東與冬皆公弓二音也而分為二以馬槧什五音十三字首推之東之公宮合口呼而冬之攻從之東之弓羽撮口呼而冬之恭從之支微齊皆基規二音也而分為三支之基徵齊齒呼而微之機齊之雞從之支之規宮合口呼而微之歸齊之圭從之真文皆中鈞二音也而分為二真之中徵齊齒呼而文之中從之真之鈞羽撮口呼

而文之君從之此是以字多之韻難歸一部故因前此諸家各分為部而訂韻且如東之公百三十餘字而弓無端透四母精清五母之字冬之攻僅十五字而恭之字幾一百支部收字至四百而微部無端透以下十八母之字齊之圭亦無邦滂以下十四母之字真部收字至百有六十而文部無端透以下十八母之字其有存有汰非由陸澧言劉臻以意為去取所謂我輩數人定則定矣要之論等韻不若講古韻自宋吳才老明陳季立為韻學開山至我朝而顧亭林江慎修戴東原孔穎軒諸先生相繼講明古韻近段茂堂王懷祖張皋文江晉三尤深于古韻者也吾

子由等韻以推古韻其于諸家之說慎而存之擣而熟之
其于聲韻之學必有以步武先民鄙見所陳尚祈是正冬
寒雪少惟節宣弗具

與舒雲溪制府興阿書

雲溪制軍年大人閣下久未奉書依馳實甚月之二十日
恭閱邸報因逆賊竄陷武昌

上命四川總督陝甘總督各赴楚省交界合力追勦仰見
聖主惄瘼在抱知人善任使其為民生保固計者無微不
至敬維閣下義氣性成鷗鈴素嫋此一出為

朝廷所倚資民人所屬望即在私忱頂祝冀旣查陝西與

陝北諸山陰隴萬過於商州一帶萬山攢簇其西為陝之
興安其東為楚之鄭陽大牙相錯層巒疊嶂縵亘千數百
里寶坤輿之奧區盜賊之淵藪故往史所載動曰南山盜
賊姑舉前明及我

朝約言之明成化時劉通蠹動於房縣其黨李原王洪王
彪擾及川陝非項忠討之於前原傑撫之於後則蔓延不
知底止正德間藍廷瑞偽號順天王邵本怒偽號刮地王
起於保甯蔓及川陝非洪鍾彭世麟設計誘擒其蹤蹣不
堪言矣其後在陝界者何冕嘯聚西鄉之星子山淡文省
盤踞金州之王莽山李三負固紫陽之高峰寨在川界者

蜀亂為盜於保甯曹甫焚掠於營蓬喻思順竄授於通巴
在楚界者有荼毒鄖西之楊文政巢竄房縣之王斌倡亂
巴東之黃中所在掠地刦民大肆屠戮元氣已耗而最不
堪其擾者則崇禎時之李自成張獻忠竊據三省之間殺
戮之慘從古未聞幸仗

太兵弔伐元惡伏誅而餘氛猶熾陝有劉二虎小紅狼分
踞興安寧羌川有姚黃十三家盜弄於保順達夔楚有黑
搖旗馬黨塔楊啓明竄屯於房竹大寧旋滅旋起直至康
熙二三十年漸次剪除而嘉慶之初又起白蓮教匪之變
最難撻伐合滿漢兵丁十餘萬征勦五六年之久不能奏

功然後用堅壁清野之議始能縛大憝於
關下嗣後有五狼之兵變將軍山之土匪不旋踵而撲滅

賴

國威正盛之時耳南山同在化日光天之下而何以好亂
若此實因土著之民十無二三湖南湖北之人居其五廣
東安徽江西之人居其三四五方雜處雖衣衿紳士之族
亦鮮有譖牒可稽其最易藏奸者曰木廂曰耳扒聚烏合
之衆而役之皆無賴也饑甚則食力稍飽則醉鬪姦賭無
所不至其人卒無名以形之長短面之黑白光麻為名其
行皆由盟會非同胞族姓之次名行固不足據卽姓亦多

子虛在陝罪發則遁川在川罪發則遁陝吞舟之魚屢經
漏網則騰益大而心益野嘔匪則相從劫掠遇兵役亦相
幫搜捕游蕩既久遂入於紅錢黑錢匪卽嘔匪也始於
西蜀散於南山其為首者曰帽頂暗言其為主也其次曰
大五小五暗言大王小王也又其次曰大老幺小老幺言
兄弟也以下曰大滿小滿其新入夥者曰姪娃娃將往某
縣指其官其姓曰趕某家場執械成羣藝精黨固地方官
法令稍寬則聚而滋擾查拏嚴密則去而之他鄉約保長
不敢正視少與為忤焚掠之殃立行報復畫旛場市夜刦
富民小則拒捕抗官大則揭竿謀逆而又有傳習邪教之

徒渭煽其間教匪懲而詐咽匪悍而狂教恃譁張之小術
咽恃殺刦之小勇咽匪盛則教匪為之謀主教匪盛則咽
匪為之先驅伏戎于莽實為隱憂况目前兩湖之避賊者
不知幾千萬人輾轉於南山一帶良懦者非常驚恐慄悍
者為之動搖不必賊匪竄入其間而已有不可終日之勢
昔東晉之後稱雄於蜀之李特卽由陝入川之流民也可
不慮哉為今之計莫若於商州一帶來岸堵禦招集南山
鄉民修寨圍練仿前以盧象昇巡撫鄭陽行堅壁清野之
法咽教匪既不為禦導城匪自不能翻山踰嶺而來卽
來亦無所掠况南山之內各處山寨星羅碩布大者能容

數十人小亦容數百人擇其有險可阨者疊石為垣於山麓萬不失一此防賊由楚入陝之要略也至於出奇制勝大君子自有良謀耳言不盡意幸啓迂愚

與駱嶺門中丞秉章書

嶺門中丞年大人閣下近聞邸報悉榮署湖北巡撫篆吾道幸甚天下幸甚拯民塗炭在此一舉特武昌既為賊據巡撫衙署一敗塗地

天子命於荆襄兩地酌量地方緊要暫行駐紮此誠

聖慮之周詳也竊計全楚之地襄陽勝於荊州與其駐荊州莫如駐襄陽何也

朝廷調直隸精兵及東三省勁旅自北兼程前進會合兜勦布置嚴密賊勢勝則下江南賊勢敗則入川陝此情事之必然者查武昌漢陽之西北徑抵襄陽水陸齊驅一過襄陽東折則入汴梁西折則入長安其地實南北之咽喉也現在武昌漢陽之間南東北三面籌備夾攻只空西北一面則賊所垂涎者未必無意襄陽請以形勝言之武昌者從古之都會襄陽者從古之要害要害之地我據之則可以制賊賊據之則可以制我唐顏師古所謂在我為要在賊為害者也春秋楚之興也以其滅鄭子之國而有襄陽楚之亡也以北獻上庸於秦使秦人得開武關而南下

是武昌都會之命實懸於襄陽要害之地也自後南北之爭亦以襄陽為勝敗南人之必爭襄陽也漢劉表之踞荊州蒯越勸其北據襄陽向使劉璠不舉襄陽以降魏則魏師安能乘勝而南下此南人失襄陽之害也東晉之時前有桓宣守襄陽繼有桓溫鎮襄陽而桓溫能以陳師灞上修洛陽諸陵柳元景得進據潼關而戰於峽下若非據守襄陽安能至此南宋初立趙鼎張浚輩所疾呼以圖固守者唯曰襄陽襟喉地也命岳忠武鎮之一時中興諸將稱開擴功者以岳為第一此皆借襄陽之形勝乃能立威於北者南人據襄陽之利也若北人之所必爭襄陽者苻堅

窺晉之初亦知命重兵陷襄陽執朱序矣若乘此浮漢入江順流而下桓沖將不知死所乃引兵歸去豈待入公山草木皆兵而後知其亡耶此北人失襄陽之害也魏武赤壁之敗倉皇已極宜其速歸許昌計不返顧矣乃命樂進守襄陽後周瑜諸葛亮竭盡心力而襄陽不可與爭吳蜀終不能越此以侵魏魏之所以制吳蜀之命者襄陽也隋之滅陳唐之滅蕭銑亦皆出師襄陽及元之侵宋普必破襄陽而後南下故至五年之久不克不去既破襄陽則阿里海涯以為漢水上游已為我有順流下驅宋必不可滅自是栗破鄖破鄖勢如破竹數節以下無處著手此皆北人

失襄陽之害也合觀古人之得失利害而謂全楚之命不懸於襄陽者未敢信也今卽賊匪無甚遠略不能席捲襄郢長驅河洛而近日竄入黃州則其東下江南事機已露我果以重兵據襄陽扼武漢之上游賊如分股東下河南合兩路之兵仰攻橫擊而襄陽之師可以直抵武昌埽其巢穴賊卽全股東下而襄陽之師更可繞漢水而南出蘄黃以為後勁蓋駐襄陽其下游非祇為武昌計而實為江南計也其上游非祇為南陽計而實為川陝計也宋名臣李忠定云唯襄陽以接中原西通川陝又曰天下形勝關中為上襄陽次之由襄陽而南陽西折而入潼關此

入關中之正道黃巢李自成之所由也自襄陽趨商州而
遇武關此入關中之孔道漢高帝之所出也孰謂全楚之
門戶不扼要於襄陽哉若荊州為巴蜀通道亦荆湖一大
要害觀魏武之師方至江陵距江東二十餘里張昭輩竟
欲以全吳迎降蓋吳所恃為固者長江魏至江陵則長江
之險與我共之其勢不可遏也然荊州為入川之地其害
輕襄陽為入陝之地其害重入川則山重路窄破之易為
力入陝則兵足馬肥破之難為功且賊由岳州東竄未必
再行西折而荊州舊有將軍駐守尚可控制一方襄陽則
無大員彈壓萬一賊至此北而南陽新野西而商州藍田

出沒四散何以能當則荊州之與襄陽孰緩孰急必有能
辨之者閣下經緯在曾明昭徑寸兩利相衡必取其重諒
必早見及此無用區區獻愚然素叨摯愛敢以蠡測私忱
為高明瀆焉天寒起居勝常為頌倘蒙賜教朗照弗宣

復陸稼堂中丞應穀書

稼堂中丞年大人閣下屢奉賜書稽遲裁答踈庸特甚乞
恕乞恕日閱邸報知向寧門於正月元日追勦賊匪越日
克復武昌誠如是卽李愬之雪夜入蔡州狄青之元夜奪
崑崙何以異此但賊現據陽邏及漢鎮山等處遙揣賊勢
其下江南者十七八其上河洛者十二三兩江之九江安

不可不防而河南之光州汝寧尤不可不備也查陽
遷近豫之光汝其地卽在黃州西北百二十里元豐九域
志黃岡縣有齊安久長靈山圍風陽遷沙湖龍坡七鎮而
七鎮以陽遷為最險陽遷古戰場也明一統志載宋置堡
於此東接蘄黃西抵漢沔南渡江至鄂北據五關五關者
大城關在黃安北宋時屬河南汝甯羅山縣是卽元世祖
之所入也木陵關在麻城北接河南光州界是卽梁夏侯
夔出義陽之所拔也虎頭關在麻城東接河南商城界是
卽宋益珙集戰士以禦金人之路也白沙關在麻城西北
去光州僅二十五里是卽北魏鎮南將軍元英破梁將吳

子陽處也而黃土關接白沙亦在麻城毘連光州光山是五關皆與河南接壤宋李璽乞復五關疏云虎頭關形勢最險兩山干仞一澗激衝黃山關形勢聳峭白沙關與黃土關相去密邇木陵關山路峭壁委折而上大城關山勢不甚高峻而橫斜盤繞修善關卽在其旁元時巴延軍次漢口宋都統守陽遷元以史塔刺渾為總管進寧沙洲抵觀音山堡遂以破其後阿珠卽以雪夜乘舟至青山磯徑渡江假使宋知五關設險元兵何以能飛越而下令者賊由武昌潰出其大隊紛紛上船復以小隊屯陽遷論者皆以為勢必下江南然下江南固在意中而上河洛亦非意

外且安知賊非以疑兵指江南而以潛兵向河洛卽或分
隊而出半在船半在陸則南北皆受害此又不可不慮者
比讀問下疏報前出南陽於桐柏鄧州新野內鄉浙川分
支防堵業已周密則於南陽一帶可保無虞特今所患者
不存南陽而在光汝宜移節鎮守二州周視情形以為防
禦之計仍飛咨湖北巡撫於五關扼要處重重密置防兵
一夫當關萬夫莫禦則賊必不能北竄而大軍由安慶九
江湖流而上用戰艦火攻併力追勦而我以伏兵為密應
倘賊一來掩而襲之必使匹馬隻輪無反者夫出奇制勝
督師之權也嚴衛設防巡撫之責也先發者制人毋制於

人蓋我無制賊之方則賊為負嵎之虎我有制賊之策則
賊為游釜之魚矣迂談狂論越俎之姑願乞鑒諒陽律春
四起居曼福伏惟霽照弗宣

篤經堂類稿卷第十六

經堂類藁卷第十七

晉江陳慶鏞頌南撰

讚銘說策問策對

賈門盧貞婦讚附錄何氏說

盧氏貞女也其曰貞婦何在盧稱貞女在賈稱貞婦何言爾盧母家也賈夫家也貞女從母辭也貞婦從夫辭也文為賈氏箸故曰貞婦也然則成婚矣乎曰未成婚也未成婚則曷為謂之貞婦曰已歸謁賈氏之廟矣其歸謁賈氏之廟奈何德州故相國盧文肅蔭溥有舊于故城內閣舍人賈鈍夫錢以文字鈍夫之子曰汝愈汝愈歿盧氏年十

二聞之呼天矢靡他則惟曰我儀焉爾矣矢靡慝則惟曰我特焉爾矣既長問其志曰願長事吾親也久又曰願長事吾親也父母知不可奪憐而許之佐理母家政勤而有禮事母母終喪如一文肅之晚而退也瘦瘠為崇侍湯藥色憂亦憂色喜亦喜于是年五十矣汝愈之兄子臻通籍翰林請于文肅迎氏歸乃執豆蓬歸謁賈氏廟旣迎歸則爲賈氏婦矣婿沒而婦迎歸于禮有乎曰廟見如婿存用吉禮畢反喪服擗成踊用奔喪禮禮之未有者可以義起也其年以臻官遇

恩貽贈汝愈爲文林郎翰林院編修氏爲孺人從賈請也

先是臻有兄曰矩其父汝愚奉舍人命命為汝愈後五歲而殤至是臻復以次子啟愷立為嗣于矩子行也于汝愈孫行也為汝愈也孫者則為矩也子凡殤不立後矩五歲為無服之殤何以得立後為盧氏立也曷為為盧氏立汝愈卒十四歲亦中殤不得立後有盧氏則當立無盧氏則不當立何言乎有盧氏則當立盧氏歸成婦禮則汝愈亦責成人禮矣責成人禮有人父之道故得立也汝愈得為孫則矩得為子宗法上治祖禰下治子孫無無子而有孫亦無無禰而有祖矩既立為後矣是已承之也今來為後者亦當為其後禮之未有者可以義起也是矩亦有父道

子曰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言殤無為人父之道不以殤者之為父而但依本服服此殤則是實與而文不與也曷為實與而文不與實者宗治之大者也文者禮法之隆者也與其為殤者子恩掩義也不與殤者之為父義斷恩也然則有嗣孫無嗣子無乃不可乎曰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凡成人而死得立子孫為後不得立兄弟為後無子立孫仍當繼其位而旁敘以已所自出所謂與其廢而絕之毋若繼而存之為夫猶愈于已也子公羊子曰為人後者為之子仲嬰齊為兄後孫以王父字為氏譏其亂昭穆也然則無子立孫猶可立兄無子則不可也盧氏歸使

賈氏支祀二殤得以復存君子于是焉嘉矣道光十四年冬以貞孝狀上得

旨予旌建坊題名如例揚盛典也書曰貞婦尊賈族也

讚曰柏舟序詩共伯蚤死共姜守義此貞婦之權輿與夫子列諸廊風之首而繼之以牆有茨然則敦勵人倫維持風化端賴此貞節之操南史紀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欲嫁之誓而不許題曰衛婦貞義之門魏書紀盧元禮妻李氏至孝聞乎州里標孚盧二門號曰貞孝女宗盧氏知禮守義一醮不移于母家為孝女子夫家為貞婦宜當標賈盧二門以為風俗勸其邀褒封而受

禮典也君子曰可以風矣

門人光澤何氏秋濤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此禮明文也然則婿死女斬衰以弔既葬而除之禮如是而已盧氏守志不奪老歸于婿氏奠菜于廟立嗣子撫之若是者女也而執婦道非禮與曰禮之權也賢者之過也聖人嘗許之矣孔子刪詩于鄭錄柏舟劉向以為衛寡夫人者今本列女傳作宣夫人誤太平御覽作寡今以王氏補注然齊侯之女嫁于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一年之喪舉弗立請願同庵終不聽衛君使人憇

于齊兄弟齊兄弟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
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君子美其貞
壹故舉而列之于詩斯言也則未知其魯詩之說與
中壘之祖楚元王受魯詩故毛抑韓詩之說與所引初
生朱錫鬯皆以為魯詩說
氏皆疑中壘嘗治韓詩疑此為韓先生及馬要以紀貞婦

自此始而首列于經故曰聖人嘗許之矣聖人旣已
許之而又奚議曰非議貞婦也乃疑于立後而議耳
其疑于立後奈何曰貞婦之夫中殤也其舅為之立
子矣旣斂而又殤今將為貞婦立子則諸子中無其
人也將為立孫焉則未知無服之殤之得立孫否也

曰斯事也禮與律異禮無為殤立後之制也喪服小記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注曰言為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為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曰為殤後者為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為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為子也注云據承之者既不與殤為子則不應為後今言為後者據已承其處而言也云以本親之服服之云者依其班秩如本列也以上疏文皆案曾子問云宗子為殤而死庶子弗為後也是殤不立後之確證故小記之為殤後鄭注不以為人後解之此禮也由禮之說非特無服之殤不得立後卽貞婦之夫之

中殤亦不得立子此為凡為殤者言之也非為貞婦之夫言也制禮者紀其常不紀其變據其經不據其權故不為貞婦立之制也律則詳之矣于例已聘未娶息能以女身守制應為其子立後是貞婦之夫雖未婚得立子非他未婚而夭亡者比蓋有貞婦則夫婦之禮具夫婦之禮具則成人也非殤也喪服篇有為夫之姊之長殤之文夫之姊有長殤則夫之齒固未冠也既娶矣不得不以成人禮治之乎律若曰為貞婦之夫者不當以殤待之此立子之說見于律者也至于貞婦所立之子復殤則例所謂尋常未婚夭亡

者不得概為立後也于此亦有說以通其變乎曰有之例又曰獨子夭亡而族中實無昭穆相當可為其父立繼者亦準為未婚之子立繼曰獨子夭亡非專為貞婦所立之子言而貞婦之子亦在其中曰準為立繼雖不明言為若干歲之殤而上中下殤及無服之殤皆可立繼之義亦在其中故貞婦之夫之立子以成人禮治之也經也貞婦之子之立繼不以成人禮治之也重宗也戒斎昭穆也權也經權雖殊其本于律則一也夫詩以明風化之原禮以立彝教之則律則經世之大法皆不可背者也聖人之有取乎貞

婦也于詩既詳于禮奚畧蓋以未配守貞非恒情所及立為定制則恐因死以傷生削其微言則懇緣情以害義故詳箸其事于詩而深沒其文于禮使知未婚而夫死者不必一定守制其有能守志固亦聖人之所許後聖有作可援禮以義起之說以昭成憲則亦不患禮之未備也厥旨精矣愚故以為貞婦之立後宜一依律文立子律也有殤子而立孫焉亦于律不背也國家繼絕之典與旌善之義同條共貫恪守之可也昔夫子作春秋所紀節女惟紀叔姬宋伯姬二人紀叔姬以待年之媵而始終卒葬詳書于策蓋

深嘉之乃將子紀侯去國之後載叔姬之歸鄭而先于紀侯去國之前著紀季以鄭入齊之文蓋叔姬心乎紀者也不志紀季之以鄭則紀為齊滅疑叔姬之無歸矣故書紀季以鄭存紀也幸叔姬之有所歸也伯姬守節不見傳母不下堂逮火而死春秋書納幣詳錄其禮以殊之今盧氏心乎夫家而其嗣不立將無所歸故為立孫以繼之亦春秋之志也奚疑焉

題呂西村髯可我我圖讚集易林語一

文山紫芝溫山松柏和氣所居欣喜奭憚樂我君子德義洵美引舜韋鬚與福為市衣冠立中莫依為輔從容長門

遨遊仁宇入門上堂動作有光金泉黃寶富如厥倉黃帝
神明倉皇奉使崔瑗草勢之興起于斯為文開基日中為市黃
史倉頡禹作神鼎金梁鐵柱南山會稽天之奧府夏禹碑解
釋鉤帶炙魚銅斗商伯有功授我龜紐帶鉤鳳凰銜書周
國茂興玉杯天授輒有莊增周史籀乃見宣室生育賢人
鯀鯫詡詡膠鼓作仁石鼓文丞相命駕嵩高岱宗知秦興起
諷德誦功秦丞相韓王孫季子分爲兩鑒八分形藏在蘭
臺神明所住秦王人仲下卽萬里心獲所守贊為隸圖各
有配偶秦下郎人程漢臺為秦封禪巡狩典策法書不失

其守

西漢

猶徵詣黃門章虎炳文簡易理得喜來如雲

漢

作韋草游劉季發怒張子馳說字耗減寡虛羅張目列後

張伯英作草書隨時轉行書得我美草書告梁滅文憚以

相保不宜杜一作林亦合自公莫適所與衛子善辭不知迹處杜

古衛密以來賴其天幸靈輒以存邯鄲反言駕入喜曹門

衛恒云曹喜善篆郎師焉自杜衛滅絕由渭復著曹伯愷悌喜更相談詢明

堂太學白虎椎輪石經魚生淮邵賈鮑著喜篇雄處弱水楊雄著訓

纂經彙整聖一作冠哀微復起南脩汝水汝南許渙然冰釋

灌頡韻同徒注斯李斯膏澤李斯翁高齋邑具在玉厯盡已

君贊其明舉手循理趙高爰利以博取懷胡胡母德音贊

疑當否實勞我心胡母敬博學篇以上駕黃蔚黃取消

胡母敬博學篇以上

相如

同馬司馬相如

就月就日

將各有所主

駛

游急

就章司相如凡將篇觀

繫

許書叙云似

太史

太史配合

相迎黃帝所直

日益章明

篆

書合以古為

籀造禮

禮雅言孝平財微禮等令善

于未央宮賈逵息資

賈逵中為

許氏師

五經六紀

見孔聖師許書敘云孔子書六經皆

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

而說如字○鉉

大斧

部衣依在

位不破

不缺唐國大安乃徐徐

小有說為南唐人

鉉

大斧

所視六體

不易左指右揮使石潔白西望華首東上泰山

泰山

無以供靈次入大倉黃不勝

黃為古文書之通鵠

東山西岳

大得意還先作卓斯以思麟鳳成形非和氏寶

斯所篆

李無以供靈次入大倉黃不勝

黃為古文書之通鵠

泰山

本與以為寶次入大倉黃不勝

譜云倉黃之通鵠

起

追求抱其彝器冠帶南游

鼎文一作大鐘科料

得其幾鈔刀攻

鼎文一作大鐘科料

得其幾鈔刀攻

玉大尾小頭相與合屬科斗字冊書之信累累俱在封居河
間河間獻王得古文譜經俱歸北海北海為漢鄒康成經師延陵說產顏淵問
騫樂我嘉友甘露醴泉安息康居嘉禾之國嘉禾與夏門為至

東萊呂嘉禾有得

戊子冬余到廈門訪西村同年見其酷嗜金石篆畫精
確心焉好之別後念益深于是十四年矣今計偕來都
獲叙前歡余近日同有是癖但徒好而不能書西村則
于此折三其玄篆隸皆名於世歡談之下至於忘味既
而以所畫小照頗曰聾可我我圖屬余題因適讀焦氏
易林書繆綴語成篇并誌船字始末竊謂今文家說春

秋有三科九旨之例余于金石亦然何謂三科

國朝自顧亭林先生出以金石證經史字學經學皆大治是為所傳聞之世嗣後錢宮詹辛楣王司寇述菴各有成書是為所聞之世近儀徵相國提倡宗風海內之業于斯者輒以專吾友西村學古人得其意筆是為所見之世何謂九旨字之麤妙則以費常史倉頡所船古文為一旨周宣王大史史籀所船大篆為二旨籀文為三旨秦始皇丞相李斯所作小篆為四旨秦上谷明人王次仲所作八分為五旨秦下鄧人程邈所船隸書為六旨墨池編八分減策之半隸又八分之捷漢黃門令史游所作

章草為七旨後漢潁川劉德昇所船行書為八旨後漢
徵士張伯英所作草書為九旨書法至隸一大變然猶
存製字遺意其餘則等諸自鄙以下考古之家內分隸
而外行楷內古籀而外分隸西村山隸入篆由篆入古
籀則猶春秋進霸而王之意也夫鄙陋之譚高明商之
以為何如時道光二十有一年正月上元書于京邸之
實事求是齋

祝詒庭太守行樂園讚集易林語

東風啓戶日出溫谷獲福大株常茂不落西望華首南循
汝水衣冠立中樂我君子若二龍光景星照堂五神合室

五人兄弟天永吉昌孔懷如玉歡悅相保奉華萋萋紫芝朱

草甘棠聽鱗民戴為父善政得祥為國翰柱載游東齊

濟南太守頌聲並作祝伯善言德音孔博積善有徵大福允興

升擢薦舉保舉榮譽日登湛露之歡鶴鳴彈冠神異興起

進士為官溫山松柏朝陽梧桐鸞鳳以庇福祿來同福祿

彌厚使君壽考春桃生華鳩杖扶老荀伯遇時荀伯嗣字超

拜福祉跪進酒欽欽然嘉告嘉樂有得長生无極引鬢牽

鬚受福千億

韓魏公遺像贊

龜公聲滿天下為宋名臣史稱入第時太史奏五色雲起

為一時佳話而不知降生泉州初誕時泉山鳴如玉磬者
三日厥後蔡文莊公降世亦如之餘不多見二公皆從祀
廟庭於以知賢哲挺生間世一出天亦示其異輒應以休
嘉其遺像石刻久埋在土中道光初年始於泉州城隍廟
後掘地得之周苦皋觀察為重繪其像染以丹青數百年
神物復出謂非學者之厚幸哉漆琴刺史魏公嫡派也來
尹是邦徧訪始得之古忠獻堂府署命畫師繪以歸將以
是懸之家祠中俾朝夕瞻仰其亦凜然於高曾法守而跬
步不敢忘者矣贊曰

顧魏公篤生泉國玉磬山鳴天蔚其特樹功立勳輔翊

宋室初倡傳臚雲生五色判司度支簠簋必飭宣撫廊廷
濬民溝洫財以是豐盈以是息盜以是息盜策西師戰無不克退勢
丹兵彌元昊賊維時定謀咸行卽歛鼎立而三仲淹與弼
繼節武康勁冠河北有弓在彀有劍在鞘維時安邊墾田
治埴乃同平章入為樞密建儲定勳尊君以德滿朝武文
羣服其識先後賑民活者萬億鋤佞詰奸去其姦賊左滬
右洙公論正直肯護青苗隨同剛復旋乾轉坤皋夔契稷
宜乎明禋享祀不忒從以廟庭為萬世式

黃文簡公遺像圖贊

吾泉為海內人文淵藪有明一代相繼為宰輔者史不絕

書而開科鼎甲則始自黃文簡公其後駢肩累跡踵於朝
稱極盛焉考公以嘉靖戊辰及第第二人厯官隆萬仕至
尚書其為人平易忠厚狷介謹嚴不設為道學之名學者
愈欽仰之其遺像藏於家數百年尚完具無恙古人所謂
名壽金石者并其遺像而亦與俱壽矣爰綴數語題於幙
而為之贊曰

維遜泉山人文蔚起有明鼎科自文簡始中秘校書授小
內使奉敕纂修傳經中疊萬化志舉相與為理進修實錄
世宗本紀旋充經筵會典告梓襄校春闈滿門桃李何哉
江陵後陷吉水鄒氏元標竟蒙雪恥祭酒南京禁絕包匱

私謁無門克修篋篋北監司成興賢訓士校十三經篇述
讀繫啟聖闡聰銘孟銘机進少宗伯整物率己屢上諫章
為董狐史疏請建儲批鱗自矢少宰兼官彌觸獮鷹式綜
生平言行礪砥乃賦興公退居田里竭力事親進厥滌澑
燕翼有謀教誨爾子起為尚書靈承帝祉種菊陶園拜而
弗履壽考以終福祿攸止錫以祭墓帝有恩旨壹惠尊名
公功克教繼世詩書衣冠濟美仰公明德馨香世祀公貌
巖巖淵停嶽峙後之來者曷勝仰企

潘理齋先生世瑛遺像贊并序

余近讀理齋先生不遠復坐遺書薈萃儒先粹語輯為成

編知其致力於程朱之學而不為習俗所囿矣茲誌嗣順
之補之復以先生遺像屬題觀其貌巖巖而峻肅肅而溫
洵為儒者氣象先生自乾隆乙卯登上第仕於朝凡六年
以母憂去遂杜門不出庭侍垂三十年朝夕未嘗左右離
凡有益於族庶於鄉皆踵成之無毫髮憾故民至今猶噴
噴稱潘善人弗置則先生之學之有以積於躬而其德之
有以及於世宜乎其後之久而彌光也乃為之贊曰

居敬窮理精行而充養吾浩氣秉粹含虛循陔采蘭攷攷
穀養任恤睦婣躬行仁讓高掇鼎科矯然飛隼仍把萊衣
權作華裳施於有政努力崇德衛道門牆為斯世式鄉賢

崇祀俎豆莘莘卓哉孫子威鳳祥盛

見古閣圖贊并引

癸丑秋吳縣潘生祖蔭以友人程君揮衡見古閣圖索題
前幅鮑君桂生為之序其畧曰嵇生放鶴天空與飛杜老浣
花春深始鑿俯吳江之一綫有高閣之巍然傑構雲爭孤
懷風盪李北海之嗜古藝圃無雙米南宮之臨摹人間第
一遂續武梁之刻用為文苑之珍第見修上而趨下德盛
而貌愚古劍三天象環五寸是為古聖賢丰姿霞舉意氣
秋高矯矯然如白鶴當空謾謾然如孤松挺嶺是謂古豪
傑氣清以舒形規而矩奉之如周秦古鼎望之如泰岱高

峯敝笏金珍朝衣塵浣是謂古大夫燕領虎頭雄姿英氣
麟閣之十有一人龍驤虎變雲臺之二十八將緩帶輕裘
是謂古將帥若夫林宗折巾孟嘉落帽無軒冕之塵蓋有
泉石之風清六逸沈酣蛙官私隨其位置七賢放曠雲出
人盡其心曾亦佛亦仙不衫不履是謂古隱逸夫得一二
人於塵海金石不渝况聚千百世於坳堂竹絲並奏稱衡
於此左顧右盼前仰後鑽宗少文之卧游曾南豐之心祝
如縱舟於大壑任其所之如賃錦於五都奇不備快矣
哉余覽其圖誦其文知程君風雅人也續為之

貞曰

具區之津練水之曲嘉蔭蒼蒼數椽老屋中何所戚戚

甄鹿傳孝閔曾授經鄭伏昔聖昔暨威儀穆穆相與觀夏
訪碑嶽麓相與觀周辨鼎郊廟相與適魯廟堂禮服漢武
梁祠琳琅滿目雲臺凌煙合爲一幅有霍有韓有頗有牧
有杜有房有汾有涑曷眷我講曷發我韜南顧瘡痍殄此
勝蝮偉哉高人卜云其築靈沒躬修時還我讀學篆師邕
拜經受脢

張誠齋提帥廣信海上觀濤圖讚

維漢之良維唐之說儒將衣冠英風烈烈萬里提封自閨
及浙海上觀濤秉旄持節有熊其批有鯨其戢指日榑桑
天風朗徹童子依依牽衣舞縠四望軒然卓立石碣

石研銘為張石州穆

鎮呂龜性其剛嵩其冕面其方不瓶不淄食厥墨濡齡皴
鬚而不損其巍寔之烏巖呂為惠坊

漢平津侯鏡銘為呂西村世宜

正爾容敬爾躬厥封六百五十戶爵闕內侯位在三公胡
食一肉脫粟飯以布被為憇憮宜汲黯規之以警臣工念
當年甘露降朱艸叢澤不涸山不童鏡其準諸河洛疆山
採來首山之銅三商幽凍以為磨礪故能歷千百年塵蘊
土掩而其光熊熊今遞呂子蓋天所呵護留以照人物之
雌雄

桂林廡說

余少應鄉試與諸同人論文訂交取郤訖桂林一枝語寓瀘洲十八學士數題其譜曰桂林於今三十有三載矣因筮仕內朝持英蕩回里諸同人請為文以紀之伏思前明幾社復社興聲氣聯天下經術文章忠臣孝子義士之倫於是出朋黨之禍亦於是烈學者患之不復為社然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朋友之道壞文無由會其如仁何記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君子知之汲汲於講習是求取象雨澤相丽曰兑然好事者流遂起而為登壇以執牛耳誓誅不及五帝盟會不及三王士而藉盟以伸風斯下

矣則惟得一二知已者講學是非出交有功入閑潛修如是无虞无咎无譽然擇焉不精慎焉不早始而如膠投漆纏則相傾相軋遂至鑿枘不相入亦學者之大患也然則社不可為也友不可廢也要不可忘也如之何而後可朋之盍曰簪簪古文先首笄也示固結也京作搢亦綱緝之意馬作臧善也言謀之其臧也荀作宗因之而可宗也虞作畿訓為疾朋盍而疾來也必如古人之簪盍斯為世者風今存其所是去其所非假廟為之廟猶舍也與社異字見韻季盤从广从射广屋也射為人持弓以守屋通作榭春秋宣榭是也亦作謝詩是邑是謝謝于誠歸孟子序者

射也禮記射之為言者繹也或曰舍也射舍序繹皆一聲
之轉別作豫禮豫則鉤櫄內鐘鼎文作捨以矢守舍如以
弓守屋舍小篆府大篆故从府念昔連吟風雨少年意氣
洋洋甚自得及其積歲既遷升沉顯晦各不同俯仰興懷
益增離索之感然皆無疚於世或從而顯諸其子孫蔚然
繼起其仕者宦游四方出為霖雨其未仕者皓首窮經猶
孳孳為善不失祿澤講習之誼異日園而聚之為洛陽耆
英香山九老亦藐林佳話也

策問五篇

問虞書定時成歲必以閏月古用四分法布算其法奚若

日行取多月行取少其一歲閏率凡幾漢志言中朔相求以六劫之數為閏其術何在易稱五歲再閏以七閏推之有二次能舉其數否七閏一章積十九年氣朔分齊尚有餘分否周髀算經章蔀之數與漢志章蔀紀元其義有異同歟四千五百六十年為元而三統法多五十七年何歟春秋置閏以常法求之當九十閏而合經傳推校何以祇八十七閏見於經者二見於傳者八而杜注以為門五日之謬者何年能舉而詳辨否自莊八年至昭二十年其閏八月者有六以夏正核之卽閏六月也可悉引而更正歟禮月令言王居門中逸周書言斗指兩辰以及秦不置閏

漢襲秦朔皆其間法之可考者也推步為治經者所不廢
由藝明道其以素所誦習者著於篇

問讀史者必正其是非考其同異史記五帝本紀郁郁巍
巍索隱以為郁作神巍作倏所據何本秦本紀飯土墻墻
土形李斯傳墻作圓形作劍器司馬自序形又作刑墻又
作簋其義何歟前漢書王子儼張良侯毅侯師古注以為
或字然歟郊祀志設射不來卽羅言不來能通其義歟後
漢書文苑傳庾桑瑣隸風移碨碨果作何解續漢書輿服
志知天冠述璋瑁為擿果為何制三國志青龍二年乙未
景初二年癸丑或引作己未己丑者何書晉書傳一人而

重見宋齊梁三書一事而立異南北史行而入書廢其義
例又兩岐何歟魏周比齊諸書殘缺者何篇舊唐書複雜
著何傳新書舛繆凡幾條五代史纂誤凡幾事宋史疏舛
其可引而舉正之歟我

朝史法遠邁前代諸生稽古有素其條舉之毋隱

問金石之學與經史相表裏河南嵩嶽伊洛石刻侈于他
州其見于漢者太室少室二闕可辨凡幾字嵩字作崇與
班固地理志韋昭國語注異同若何問母廟石闕銘文多
別體而亦有合於古者能明辨否堂谿典字季度而碑稱
伯并孰為丘惠平石經洛中有尚書論語殘字其異文如

盤作般簡作簡此外尚可臚舉否開熹韓仁銘牽字何音
豫州尹宙碑福字何假比干銅盤銘或謂殷永康鏡銘或
謂晉能稽其人與其世歟魏之帳構銅銘字造之者何式
晉之太公呂望表立之者何人六朝字漸變體而嵩陽寺
碑濶作瀆石象銘牋作惡猶存古字古義其詳悉之唐彌
勒像記之橫叢果本何書紀功碑之挺埴當作何解伊闢
三龕記外尚有左右二銘其文奚若至濟瀆之當名流水
大壑之非在濬縣則尤當援古書以糾唐刻之失者士主
是邦幸際

盛世盍鉤稽而詳說焉

問漢興魯齊韓詩並行而毛獨後出故言詩者祖三家藝文志所載各詩故若干卷魯詩以關雎為康王詩而世說又傳周公作孰為正訓孰為次訓石經殘碑存者凡幾字出車南仲與常武南仲為一人為二人以畜寡人畜訓孝其說何據秦離詠衛大車詠息其訓可明徵歟齊詩篇弟異於毛者何在四始五際世次尤確能推演其義例否蘇任朱離屬何篇下國駿駸當何解地理志引子之營其果卽齊轍固之詩歟蕭望之匡衡伏湛皆齊學其微義尚有存否韓詩留傳最久金罍之訓較毛為優某皆之解與魯互備漢廣汝墳雞鳴夫移賓之初筵諸序散見何書外傳

言野有蔓草衡門義皆正大能參觀而互證歟或疑三家詩無七月能舉而較之歟夫毛詩之有三家猶左氏之有公穀故許誤說文諸家並採鄭注禮而外箋毛亦多用之士生逢

聖世實事求是盍詳述以對

問鄭注周禮九數有旁要夕桀二義何解周髀算經言積矩之法其卽勾股所從出歟七衡六間用以測天能通其義否三統術東九西七差分之數何若中月相求六劫當為七劫然歟劉徽注九章綴垂差於勾股其術凡幾甄鸞注孫子五曹夏侯陽張邱建算經又傳五經算術其義例

可備舉否開差幕開差立又設密率為圓徑一周三一四或謂當得三一六果精于祖沖之歟王孝通緝古二十術果能發明商功之說繼立天元一法自秦九韶發之為李冶所本測圓海鏡益古演段所未詳者何在四元玉鑑以菱草形正負可推究其微否西法四率三角八線借根方其與中法有異同歟抑疇人子弟分散而彼得其傳歟皇上學貫天人深探理蘊多士涵濡有素盍悉陳之無隱

小學策對

小學之書有三形聲義是也聖人之造字有義以有音有音以有形學者之識字必審形以知音審音以知義字義

之書為訓詁爾雅其最著也鄭康成駭五經異義曰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康成箋詩有毛傳所未及者如陳錫哉周鄭箋訓哉為始與釋詁合君子攸芋毛傳芋大也鄭箋芋當作撫蓋本釋詁恤大之訓而改字也此與毛傳異而與爾雅同也釋地以下至九河皆禹所名而九州不與禹貢同者詩疏引孫炎云爾雅九州之名禹貢有梁青無幽營故疑爾雅為殷制耳李巡郭璞皆主此說而賈公彥謂禹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則又望文生訓者也王充論衡是應篇曰爾雅之書五經之訓而郭注戾底下引國語戾久將底涸竭下引國

語水涸而成梁正月為陬下引楚辭離騷孟陬尼下引尸子悅尼而來遠所謂兼采國語楚辭諸子書也華陽國志引楊雄云典莫大於爾雅作方言是方言仿爾雅而作故郭氏多引以為證劉熙釋名有與爾雅異者如爾雅齊曰營州而釋名云齊衛之地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巍土戴石謂砠而釋名則土石互易與毛傳合與爾雅異張揖廣雅十卷則皆爾雅所不載者觀其自序曰擇擅羣藝文同義異者轉失讀八方殊語庶物易名不在爾雅詳錄品叢以著於篇凡萬八千一百五十文是也字形之書為文字說文其最備也始一終亥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

重一千一百六十三又有五音韻譜之本李燾自序曰南
唐徐鍇著書四十篇總名繫傳蓋尊許氏若經也雍熙三
年鍇兄鉉初承詔與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詳校說文今
三十卷內繫傳往往錯見先是鉉令鍇以切韻譜其四聲
以便檢尋鉉又為鍇篆名曰韻譜凡小篆皆畧存注釋其
不注者皆重文其注史籀籀書注古者古文乃自五音韻
譜行而篆韻譜廢矣但燾序又稱說文中古文籀文以為
呂忱所增不知叔重自叙謂今敍篆文合以古籀非待增
益全書中皆先小篆後古籀其有先古籀後小篆者皆由
部首之故如以帝旁字從二必先立二部曰古文上使其

屬有所從此變例也封演聞見記謂呂忱更按羣典搜求異字撰為字林然則忱所補者書非一體有說文本無而增之者如五經文字所云祧禰逍遙是也有說文本有而文各異體者如說文作蜡字林作𦥑說文作珌字林作琕說文作𦥑字林作𦥑是也叔重序又自稱書孔氏而所引有在二十八篇之外者如心部引商書曰以相陵𡇔火部引周書曰宮中之火食蠟部引周書我有載子西則其爲逸書之文可知王篇分部五百四十與說文同而部母有更易又改篆書為隸書故所收字亦多於說文類篇分五百四十三部以集韻所收字為本然比集韻少三百六十

字蓋集韻併重文計之類篇則不計重文也夫集韻者音之書而自集韻以前則有切韻唐韻廣韻王應麟因學紀問曰隨陸法言為切韻五卷唐孫愐有唐韻今之廣韻則景德祥符中重修今人以三書為一或謂廣韻為唐韻非也集韻韻例曰陳彭年邱離因法言就為利益蓋二三百韻實法言區分舊目故廣韻卷首題曰陸法言撰本法言韻既經郭知元關亮等九人增加更有諸家增字孫愐亦九人之一耳廣韻在集韻前而上去聲末六韻與集韻同而與平聲入聲齟齬自是後人誤本蓋廣韻元書當如才老韻補作五十二疎五十三檻五十四假而同用者

又有秦范三韻亦猶平入之以六韻通為三韻也廣韻注可資引據者多而傷於冗漫者亦不少如東下舉復姓十
三氏引東宮得臣則其謬也廣韻已分上平聲下平聲丁
度撰集韻始作平聲一平聲二平聲三平聲四禮部韻畧
亦丁度等撰所附釋文互注貢舉條式乃南宋坊本又有
增修互注本宋毛晃增注其子居正重增即諸書所得增
韻者也黃公紹古今韻會曰江南監本免解進士毛氏晃
增修禮部韻畧江北平水劉氏淵去子新刊禮部韻畧互
有增字舊二百六韻劉淵始併為一百七韻是也夫不知
聲音文字之原無以明訓詁不明訓詁無以通經有志經

學者其可不於小學之書沈研鑽極哉

續經堂類纂卷第十七